

肖仁福最新反腐力作

钱权下的

QIANQUANXIADÉ TUIBIAN

蜕变



肖仁福 著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247.54
83

肖仁福最新反腐力作

110386

钱权下的

QIANQUANXIADETUIBIAN

蜕变



肖仁福 著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钱权下的蜕变/肖仁福著. —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03. 7
ISBN 7-106-01918-6

I. 钱... II. 肖...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33355 号

责任编辑:李春妹 徐劲

封面设计:大象工作室

版式设计:李敏

责任校对:张权

钱权下的蜕变

肖仁福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邮编 100013

电话:64299917(总编室)64216278(发行部)

E-mail: Jsja@netchina.com.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农大印刷厂

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

规 格 开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/16.25 印数:10000 册

书 号 ISBN 7-106-01918-6/I·0372

定 价 28.00 元

箫声曼

叩响鹅卵石嵌就的街面，绕几道弯，走出窄且深的巷子，一条河便很明媚地横在眼前。河岸有柳，丝丝缕缕垂着。柳荫最深处，蓄着幽幽的深潭，练样的木桥绷直了，静卧其上。

桥那头，一凉亭悄然而立。

凉亭虽旧，却不破。青色的瓦，赭色的亭柱和条凳，透几分雅致。偶尔有人步过木桥，走进凉亭，或坐或走。片刻即离去，沿亭后曲径，逶迤走向山脚。这凉亭，便仿佛一首古色古香的旧诗，被人默读过，一下子又生出些许寂寂的意趣。

这人，多半是镇子上的小妇人。亭后的小径往山坡上攀去，小妇人就翘着臀，抹着香汗，径直爬上山坡。

山坡背阴处，有一块蛮大的青石板。青石板生得奇特，仿佛有女人躺过，头、臂膀和臀部，都留下光滑的印迹。该凸的凸，该凹的凹，形象得很。镇子上的小妇人就把这块青石板叫做美女岩。镇子上的小妇人有成亲多年而未怀崽的，常在黄昏之后，到美女岩上去接崽。接崽就是照着那美女印子躺下，像等候自己的男人那样，等候神灵送崽来。有些盼崽心切的小妇人，甚至大着胆子脱去衣服，裸身接崽。据说这样更灵些，容易感动送崽的神灵。

有一天，美女岩上的凉亭里，就忽然来了位香客。

这香客也怪，不去镇子上人多的地方卖香，躲到这里来做么子？自然买香的人寥寥无几，一天卖不脱几把香。香客却并不着急，悠悠地从身上拿出一根蛮长的竹管，一头戳进嘴巴里，不紧不慢吹起来，吹出极好听的声音。

镇上人闻声走出屋，转弯抹角出得巷子，站在柳荫下一瞧，

才发现凉亭里坐着个人在吹竹管。于是纷纷过了桥，走进凉亭。香客却好像并没见亭子里来了人似的，仍只顾一心一意吹他的竹管，吹得很起劲。

众人中便生出些低声耳语：

“那是笛子吧？”

“不，是箫。”

“是洞箫。”

“哦，是洞箫。好味道。”

“莫吱声了，听箫。”

“……”

于是就听箫，再没人说话。就觉得箫声蛮柔曼，蛮生动。起初，但见香客那长长的手指，只管在箫孔上轻轻地滑动，那箫声仿佛缕缕烟岚，缭绕着，氤氲着，把人的心思抹得有些濡湿；又仿佛一阵微雨，从飘扬着熹微的半空洒落，洒在树叶间，洒在草地中。接着，香客的手指便快速弹将起来，活泼跌宕，错落有致，绝妙非凡。时而如小鹿跳过溪涧，芳蹄踏出无数水花；时而如蛙鼓敲碎黄昏，落霞染醉天涯路。自然，有流畅亦有凝滞，有激昂亦有低沉；或者着意要逗你欢乐，或者无心竟触伤你的悲处。俄顷，那长长的箫管上一下子跑动起千军万马，纷至沓来，黄尘蔽天。只是突然间，这千军万马又全消失了，箫孔里喷出无数彩色的浪花，拥着，腾着，向遥远的天边奔去。此时，风趁机呼啸起来，浪花从天边卷回来，风拍浪，浪卷风，狂舞着，奔腾着，把夕阳和霞光撕烂，绞碎，狠狠砸向巨礁。香客的手指便有片刻停顿，似乎要将感觉牢牢捂住，不愿其从箫孔里走失。然后，那长手指才又缓缓地搓揉起来，揉出一片秋天的叶子，自黄昏的枝头哀伤地坠落；揉出一川冷寂寂月辉，泼湿梦幻边缘的期盼和苦待……

听者就这么被感染了，一个个抑制住眼眶里正在打转的泪水莫滴落，赶忙从身上掏出钱来，放在香客的身边，顺手拿起那捆

得齐崭崭的香把，退出亭子，走过木桥，躲进那幽幽巷子的深处。

这个时候，已迫近黄昏。

这个时候，香客仍然没有要走的意思。望着众人走散，兀立着，低头瞧一眼身旁残剩的几把香，良久，又把长箫举起来。这回却半天鼓不起腮帮，瘦长的手指在箫管上懒懒地依枕着，好像再没有气力启开。

香客那目光，痴痴然，已被什么勾起。

河对岸的巷子口，何时立了一位小媳妇。

未几，小媳妇就踉跄着，低垂了云鬓，步点起莲花，登上木桥，款款向这边走来。

好窈窕的身子。那腰，那腿，还有那臀，要纤巧便纤巧，要圆润便圆润。精致玲珑的小脸上抹着夕辉，一双杏眼，关不住那两颗幽幽黑黑的葡萄似的，仿佛随时都有可能从那长长的睫毛之间扑闪出来。

小媳妇是镇长的小太太。镇长娶过两房太太，肚子都瘪瘪的，未曾开怀。去过好多次美女岩，亦没有动静，所以镇长膝下一直寂寞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镇长身为一镇之长，无处不在人上，谁想这生儿育女之事不遂人意，脸上甚是无光。可镇长硬不信祖坟山上的龙脉出了岔，半年前去山外号称美女窝的桃花镇上，弄回了这么个可心的小媳妇。镇上人一瞧，就说，这才是最能下蛋的母鸡。

“那腰子，啧啧……”女人们斜着眼，嫉妒得要死。

“那屁股包包，好翘。镇上那个生过九胎的寡妇，还不就是这样的屁股包包？”男人们的嘴角流着涎。

镇长自然很得意，瞧瞧身边的小媳妇，把她的小手拿过来，勾到自己的手臂上，尔后便昂了头，从镇上人的艳羡中走将过去。小媳妇却始终低着头，那黛青的发丝将半边脸遮住，半羞半涩的样子，让人心痒痒的，欲将那小脸望清，却终是不能。只是

绕过古榆树，踏上台阶，就要隐进镇长的黑院门时，小媳妇才突然挣脱镇长的猿臂，顺势将额前的幽发往肩后一甩，回首，用鲜亮亮的粉脸上那对幽清的眸子，向众人睨去一眼。镇上人的目光于是一下子被拉直了，痴痴的，呆呆的，再也收不回去。直到小媳妇复回过头，跟着镇长跨进了门槛，隐身于黑漆院门，人们的眼光，还牢牢地挂在门板上那两只丁当摇晃着的铜环上面。

据说，当时众人后面，还寂寂地站着一位陌生人。但没有谁注意到他的存在，没有谁知道他何时来到这镇上，何时从镇上消失的。人们的好奇和惊艳都慷慨地给了妩媚的小媳妇。

可此后，却再也未见小媳妇从那紧闭的黑漆院门里走出来过。

是不是怀上了？镇上人猜测着，估摸着。若说没怀上，那是要上美女岩的；既然没见上美女岩，那一定就是怀上了。镇上人拙，就知道用这简单的思路推测。

不过，推测究竟归推测，没有确证，镇上人心里总觉得不踏实。

便有大胆者，猫了腰，去那黑漆院门上，手抓了铜环窥视，企图从门缝里往里瞧见那蛮诱惑的悬念。可院门铁紧，没有缝隙，只得摇摇头，退下来。

还有人爬到榆树上，拉长脖子朝院里看。院里空落落的，窗扉半开，阶前的坪地上，几片提早凋零的榆树叶子静静铺着，却并不见小媳妇的半个影子。

镇外凉亭上那柔柔曼曼的箫声，就是这个时候响起的。

闻着那箫声，镇上人心头，就无缘无故滋生起一种说不清道不透的情绪，灵魂深处恍若总有什么东西牵扯着。尤其是女人们，连夜晚的睡眠也不再那么沉稳、香甜了，虚虚幻幻的浅梦，也总被那缥缈缈缈的箫声缠绕着，溢出许多的伤感。更有无崽的妇人，不由自主地踏着箫声，走出深深的巷子，过桥，上了美女岩。

却想不到镇长的小媳妇，也出了黑漆院门，穿巷过桥，踩上了那条蛮多女人踩过的小径。

镇上人那个关于小媳妇怀上了的猜测，就这么被否定了。

那箫声柔曼，那身影飘逸轻盈，踏叶无痕，真不知是那箫声托起小媳妇的绰约，还是小媳妇的步子点着了箫声的飘忽。只知道，那箫声和小媳妇的身影已缠绕在一起，将小镇人的心事召唤得有些虚幻。

镇上人就那么成了箫声的俘虏。他们的感觉变成美丽的音符，从香客的指尖倏尔而出，舒开灵动的轻羽，向那浮着炊烟的夜空悄然滑去。它们在夜空随意地飘舞着，轻扬着，旋转着，兜了一圈又一圈。可不知何时，它们又放慢了速度，慵慵懒懒，滑回山前，降临凉亭，被香客悄悄收回箫管里。于是，初夜里出现了片刻的沉寂，仿佛连时间也忽然一下子凝滞下来，这个世界竟然生出一片小小空白。

待香客再次启动他修长的手指，将缤纷的音符从箫孔上放飞出来时，镇上人家已纷纷亮起了灯火，把初夜布置得非常迷人。那音符便跳荡着，扑棱着，在草叶间，在泥土芬芳的气息里追逐、游玩。可突然，它们拼命地抖动起身子，宛若一只只忘情的蛾子，以优美活泼的姿势，一边极迅地划着弧，一边朝着那闪着诱惑和魅力的灯火扑过去。顿时，好像有噼哩啪啦的声音响起，仿佛那群蛾子已被灯火烧着。可香客怎么忍心这些美丽的蛾子夭折呢？他赶忙放出同样长了翅膀的雨点，纷纷浇洒在灯火上。那灯火显然没被扑灭，但原先那群蛾子却得救了，涅槃为一条条神鱼，在夜色的浆液里摇着头，摆着尾，自由自在地游弋着，戏耍着……

“那箫声……”

窗前，巷尾，树下，水畔，便有了男人或女人的窃窃私语。

“今晚肯定有人要去接崽的，那箫声勾魂哩。”

“跟男人睡了几年了，就是没睡出名堂，气人么？”

“不瞒你，我还跟别的男人那么过。可这镇子上的男人就是不中用，硬是不能让你的肚子翘起来。”

“要是没那美女岩，恐怕好人家都要断后呢。”

“我们也去趟美女岩吧？”

“去，一定！”

“……”

镇上人沉浸在那被箫声挑逗起的情绪里，竟然没能觉察出，那箫声曾断绝过，遗夫于茫然的夜空。直到那小媳妇从山上飘飘逸逸走下来，踩过小木桥，在深巷里踏出似缓似急的足音，人们才依稀意识到，那箫声是在停歇了好一阵之后，复又追寻上小媳妇的足迹的。

第二天，凉亭里便没见了香客。

整个镇子一下子空落起来，人们莫名其妙就感到浮躁，生活里似乎少了许多内容。

尤其是到了傍晚，便忍不住要支棱起耳朵，去捕捉那箫声，仿佛那箫声还在夜空中飘忽，随时会飘进殷殷的期待里。

又悟起那小媳妇，莫非她与那箫声有种什么特殊的联系？要么，怎么她去过美女岩后，那香客，那箫声就消失了？

就仍如从前那样，去那黑漆院门上窥视，或是爬上院外的榆树往里面张望。

终于看到小媳妇出现于阶前了。

终于发现小媳妇的腰子慢慢粗起来，那翘翘的屁股蛋已有些下坠，变得更圆更丰了。

那美女岩真灵哩，啧啧。镇上人就议论。

还有那箫声，唉……同时又免不了要念及那箫声。

来年春上，镇外凉亭前的溪河格外茂盛。小媳妇的肚子，在人们神秘秘的关注里，翘得很高了。她相反开始步出院门，在巷口缓缓走动，间或用那双幽深的眼睛，瞟一瞟远处空寂的凉亭。虽然人显得很笨拙，每挪动一步，都要使出蛮大的气力。原

来粉嫩红润的小脸，也变得苍白了，有几颗细细小小的雀斑，很美丽地洒在小巧的鼻梁上。

镇长自然极高兴。就要为人之父了，心头窃窃的有份激动。想想也的确不容易，快四十的人了，讨了三个婆娘，才在小媳妇肚子里怀上这么一个。要不是美女岩，恐怕……想到此处，镇长脸上就有了一份不自在。

临产期到了。镇长买了两挂长鞭子，杀了家里最跳壮的母鸡，然后请来镇上最有名的接生婆，静候着小媳妇生下孩子。

可小媳妇却没法将肚子里那坨肉生下来。

她双手反背着，紧紧抓住床架，使出了平生的力气。为了憋住劲，她咬紧嘴唇，倔强地不肯哼出一声。开始自然挺过来了，到了后来，身上的劲越来越小，那小脸因用力过多，变得扭曲了。再后来，小媳妇就绝望地合上了眼睛。同时松开那被咬得稀烂的嘴唇，想哼几声，可喉咙里已无法送出清晰的声音，只有干瘪瘪的咕噜声，自牙缝间艰难地挤出来。

接生婆无计可施，只有干着急的份儿，在房里团团打转。镇长慌了，没别的办法，只得听从旁人的计策，赶忙派手下人去镇上请来仙师，在堂屋里折腾了个够。

就这么捱过了一个夜晚和一个白天，小媳妇就那么徘徊在生与死的边缘，一直没能生下肚子里的生命。

此时，大约是夜灯初上的时分吧，窗外忽然响起一个声音。

那又是从镇外凉亭那边传来的，隐隐约约，又真真切切；缥缈缈缈，又实实在在。

那是箫声。

整个镇子突然间就静止下来，黄昏留存下来的一切喧闹和嘈杂，一下子全都隐匿起来，仿佛要腾出一片悠远的空间，好让人们用心灵去接纳这份久违的，曾是那么熟悉而又投缘的声音。

不过，镇上人却感觉出，这箫声分明与从前有了别样的意味。不再黯淡，不再哀怨，更多的是流畅，是明丽，是豪迈和崇

高。那从容的倾诉里，潇洒地流淌着一份激越；那殷切的呼唤里，恣肆地汹涌着一种自信，一种生命的骚动。

小媳妇微微启开了那双沉重的眼皮。她听见，不，是看见了那个彩色的声音，在她那生与死的神秘空间里闪耀着，进射着。她死灰的目光深处爆出两颗灼灼的火花。她全身的血管都张开了，她生命的、精神的力量全部集中于万劫的两腿之根了，她最后一个挣扎，那声憋得就要窒息的新鲜的哭声，便陡地落人尘世。

这哭声，刚好接上那戛然而止的箫声。

同时戛然而止的，还有小媳妇那曾经非常绚丽的生命。

镇上人此后再没听到过那箫声。

却不明白，到底是小媳妇带走了那箫声，还是箫声带走了小媳妇。

不过，镇上人再不会将那箫声忘记。此后的岁月里，他们经常能在镇长儿子脸上，依稀读出箫声的影子。

夫妻镇

原是一方水土，一方人情。却被一条夫妻河阻隔，河东一坨，河西一坨。河东曰夫镇，河西曰妻镇。河东河西，抬头碰着个鼻子，低头碰着个额角，两镇因而又亲昵地叫着一个有味的名字：夫妻镇。

夫妻镇上的人们，就如夫妻河一样，都清清亮亮，洒洒脱脱，从无半点遮遮掩掩的娇羞劲。男人自不必说，对一身强健的肌体自信得要命，总不愿白白被衣衫裤子遮了去，穿个小裤衩就在镇上耀武扬威地走动。如果要去河里洗澡摸鱼，那更干脆，连裤衩也懒得上身，随使用什么将那阳物一捂就行了。女人也不示弱，穿了短裙和内衫在街边一边乘凉，一边谈论琼瑶小说改编的电视，那大腿白映映地展着，比健美运动员还迷人。按时髦的说法是，非常性感，似乎是特意让男人们眼馋的。到了河里，则更精，与男人比“浸酸萝卜”，常会赢。“浸酸萝卜”是沉到深水里浸，看谁的气憋得久。赢了就罚事先规定的钻胯。望着女人湿漉漉滴水的胯，哪个男人放得下这个架子，出得起这个丑？女人们就一窝蜂拥将过去，将男人弄翻在地，七手八脚掰开两腿，在那阳物周围，一人扯一把蜷曲曲的黑毛，作为战利品，拿去向别的姊妹们炫耀……

据说，从前河东夫镇的男崽格外英俊标致，河西妻镇的女娃格外乖态美丽。既然男崽英俊标致，夫镇人就很喜欢生男崽，不愿生女娃。结果男崽一群一群，女娃却极少，有几个也是丑女，到了待嫁年龄，门坎上还生青苔。既然女娃乖态美丽，妻镇人就只好生女娃，不想生男崽。结果女娃成了串串，男崽却难得看见几个，就是看见了，也是些侏儒痴呆，上不得场面。

自然，夫镇的男娃长大后要成亲，都是拿着聘礼，来河西的妻镇娶媳妇。妻镇人家，有些看到自家的男崽不成器，就干脆把女娃留在家里，请人抬猪挑物，过了木桥去夫镇“娶”男崽过来接替烟火。且妻镇人举行婚礼，总比夫镇人收媳妇还隆重，那铁炮放得格外响，酒席办得格外多。还扎了戏台请城里的戏班子唱古戏，一唱就是三天三夜，夫镇和妻镇的人家全都关门落锁，来守戏台。

当然有人不信，这世上竟会有生男崽英俊生女娃却丑陋、生女娃乖态生男崽却萎缩的怪地方。那么就去问问镇上那位目睹过几回改朝几次换代的六奶奶，她可是最有权威的人物。

六奶奶的脸上，自然就来了许多神气。眼珠子也不再昏花，一下子亮闪闪的了。她先不直接回答，而是拿松松垮垮的下巴，往夫妻河翘翘，说道：“你们就没见夫妻河岸边两样岩石？那岩石可是极异怪，极有味道的哩。”

众人便一齐跑到夫妻河边。

便见妻镇这边，有一块厚厚实实、圆滑光亮的大石板，石板正中间，巧巧怪怪长了一个活灵活现的眼眼。夫镇那边呢，半截浑圆的石柱，突兀地凸在河面上，分明是要伸向河这边的石眼眼。

众人都不吱声了，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，欲走不走，心领神会地做着鬼脸，腮上憋出微红的羞赧。

“看出什么了没有？”待众人转回来，六奶奶便问。她微哂了，瘪瘪的腮帮一鼓一鼓，鼓出一番极撩人的意味。

原来，河西这边的大石板，叫美女摊花，河东那边的石柱呢，叫乌龙过河。本来那乌龙要长得多，一直伸到河西这边来了，可惜后来被人用铁锤砸断了，掉落在夫妻河底。

那么，那人又是谁？为什么要去砸乌龙？众人听得心里痒痒的，催促着六奶奶。

“别急嘛。”六奶奶舒了一口气，扯扯身上的褂排衣，把瘪

屁股往篾椅里头移移，蠕动着松弛的嘴皮，开始讲述那个用铁锤砸乌龙的人的故事。

那人一个有模有样的名字：船老板。当然不是那撑船渡河的船老板。船老板只放木排竹排。船老板是个很特别的外号。船老板可是河东夫镇第一号美男子，长着一副富贵相不说，他的体魄可比任何人都要强健，该凹的地方凹，该凸的地方凸，有柔有刚，有光有泽，那凹凹凸凸，无不恰到好处，不知曾博得多少美女子的青睐。船老板当然清楚自己的这个优势，常常半裸着个身子，在男人女人中间钻，以示炫耀。因为太神气，头昂得特别高，胸脯挺得特别雄，走起路来，只用两个脚跟着地，而两个脚尖不肯落地，从来就是像两只船一样翘着的，故镇上人一律喊他船老板。

有一年，船老板放着一张木排下洪江。到洪江两百里水路，险湾恶潭不知其数，船老板凭一手挥篙使棹的本事，都闯荡过去了。不想就在快到洪江时，在一个不大的急滩上搁了浅。船老板便脱了衣裤，下到水里，用竹击钩撬木排。撬了半天，木排就是不动，像是有人使了定身术似的。船老板心里想，别慌，好事不在忙中使，先撒泡尿，憋足劲再来。便将竹击钩往水里一戳，戳住，再捏住胯下那个摇摇晃晃的物件就是一阵狠泄。但听“咕噜咕噜”一番脆响，犹如戏台上的渔鼓，好不激越。也许是这泡尿憋得太久，贮得太足了，好一阵都撒不完，尿泡泡一圈一圈，似排列在一起的待发的弹头。就在船老板撒得正快活的时候，不想那木排竟活动起来，开始往滩下流去。哈，这泡尿比竹击钩还行，一下就把木排冲走了：船老板那兴奋劲就别提啦，摇晃着自己那个家伙，朝着渐去的木排又猛撒了一股。

待船老板撒够乐够，木排已顺激滩流去好远，欲追已属不能。船老板也不后悔，提着竹击钩就朝着岸上爬。上得岸来，望着下身那丛墨黑的毛，才想起衣裤还在木排上。这当然难不住船老板，他将竹击钩往肩上一扛，撑起脚下两只船就踏上了回家的

早路。两百里路程，人来人往，他就是那么一丝不挂，昂首挺胸，听凭腿间那物件一晃一晃走回来的。这件事，后来一直被夫镇人当作一种英雄壮举、一种莫大的骄傲来传诵哩。

不巧的是，船老板回到夫妻镇的这一天，夫妻河涨了大水。河岸一些人家的屋舍还被大水淹了近河的碓屋和猪牛栏。木桥已被冲走，船老板要回河东的夫镇，看来只有涉水了。他在岸边站了一会，准备下水过河的时候，有一个声音在后面唤住了他。那声音又娇又嫩，像河边的小鸟，听了让人甜润得浑身舒畅。船老板回头一望，不禁又惊又喜。原来是妻镇的头号美女玉姑。玉姑那幽幽目光含着柔情蓄着蜜意，正自吊脚楼上脉脉地抛洒下来。船老板身上就起了浪潮。船老板记得从前替人挑着贴了红布的聘礼，来妻镇接新娘时曾见过两次玉姑。玉姑就住在河边，她是在栏杆上观河里的大水，发现赤身裸体的船老板的。也不知是哪根神经主宰着玉姑的春情，她竟鼓起勇气，出了门，半羞半喜，将夫镇这位货真价实的美男子，留进了吊脚楼。下面应该发生的，当然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。妻镇别的美女子，知道了玉姑的这一艳遇，简直嫉妒得要命，都说玉姑是世上最有福气的女人。

第二天，夫妻河的水就退了许多。玉姑送船老板至河边时，真是千般难分，万般难舍。船老板临渡河时对玉姑说定，待他再放张大木排，去洪江换了银钱，购了聘礼回来，就马上来娶她过去。半年后，玉姑的肚子已经挺得很高了，却听说船老板由于家庭的逼迫，不得已与另一女子成了亲。玉姑开始还寻死觅活地闹了几次，后来也就将肚子里的生命降生到了地上。竟是个男崽！据说落地时，那个小雀雀还直直地翘着，撒了一泡不大不小的朝天尿呢。这男崽高鼻梁、阔嘴巴、四肢饱满颇长，活脱脱第二个船老板，将来一定是个美男子。妻镇生的男崽不都是萎缩小器的么？现在终于也有了自己的美男子。全镇人都跟着一个劲地高兴，足足放了三天三晚惊天动地的铁炮，以示喜庆。

而河东夫镇船老板的婆娘，后来也生了小孩，也很漂亮。却

是个“鳖壳”，为夫镇开了个生乖态女娃的先例。女娃占了男崽俊俏的份儿，夫镇后来的男崽便不再都英俊洒脱，也有了侏儒丑汉。倒是妻镇人后来生的男崽，一个比一个出色，眼见得就要吞没夫镇以往独有的雄风。夫镇人就说，是涨大水的那个晚上，船老板将夫镇人的雄种，遗失在了玉姑的床上。口气中不免有怪罪船老板的意思。船老板所以经常是悒悒不乐，再没了以往美男子的风采。只有走路时，脚下仍然撑船，步子迈得很高远。

也许是一种什么感应，船老板的婆娘后来生猪崽一样，生了一窝小孩，全是“鳖壳”，都是要蹲在地上才屙得出尿的。就气得个船老板，在屋角抡起那把烧石灰打岩山用的大铁锤，跑到夫妻河边，将那过河乌龙一锤敲去了半截。而后，船老板拿起竹击钩，撑张木排下了洪江。打玉姑吊脚楼前经过时，玉姑站在栏杆上，痴歹呆地望着好久，直到船老板的木排在转弯处消失了好半天，还舍不得进屋。之后，听说直到船老板淹死在洪汇，船老板的婆娘才给他生了一个遗腹子。

只是镇上人很奇怪，船老板的水陆可是一流的，怎么能淹死呢？

六奶奶这时忽然把话打住，没再往下说。天色陡地暗将下去，夫妻河上面有归鸟啾啾啼唤着，向古枫飞去。炊烟袅袅，被晚风撩起，丝丝缕缕，消失在初夜的混沌之中。

众人依然沉默着，怏怏地等待着六奶奶那未说完的故事。六奶奶沉吟良久，告诉大家，船老板的儿子长大后，拿着船老板放排积攒下来的钱，在省城念了几年洋学堂，后又到日本东京留过学。据说他曾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过职，是个不大不小的官。只回过夫妻镇一次，是专门来给他老头子那葬在乌龙山上的坟墓立碑的。至此，船老板总算有了个正果。

“只是，那被敲去半截的乌龙再过不了河了。”六奶奶戚然一声叹息，脸上那本来就很深的皱纹，似乎更加深邃了，干涩的眼睛，仿佛要喷射出许多光芒来似的，而最末却只余下一片痴呆

和茫然。

数天之后，也就是六奶奶讲述船老板的故事后不久，镇上忽然来了一个陌生人。陌生人戴着金丝眼镜，头发很长，像个艺术家。堂堂的相貌，中等偏高的身材，走路时昂首挺胸的，很精彩。他很少在街上走动，一个人在夫妻河边徘徊了两天。第三天，陌生人便在美女摊花那块岩石板上坐下来，面向东岸的乌龙，作静静的凝思，仿佛参禅的佛师。良久，才将目光转过来，去望夫妻河。夫妻河波光闪烁，融汇着太阳的暖意，悠然向下游淌去。

夕阳滑向西岭的时候，陌生人离开美女摊花那块岩板，走近河岸的古枫。他在树下站定，拿过背上的挎包，取出一块用草绿色帆布包裹着的四方木块，夹稳白纸，开始对着不远处的美女摊花和乌龙过河，仔细描绘起来。

陌生人原来是位画家。

遂引得镇上人过来围观。都觉奇怪，世上画不尽的风花雪月、鸟兽虫鱼，这画家干嘛还要跑到这偏僻的夫妻河来，画这异奇怪怪的岩石？奇怪归奇怪，眼珠子就死死定住，瞟着画家的画板不肯放松。这画家的笔也就神奇，那两样物件爬到他的画板上，竟然愈加地活灵活现、乖态生动了。还有夫妻河的流水，好像就在画上悠悠流淌，流出一声声细碎的汨汨声。围观的人不觉得啧啧地赞叹起来，极佩服画家的好手笔，好功夫。

后来就连六奶奶，也颤颤巍巍地来了。她叫众人让开一条缝，近前，将画板上上下下好一阵打量。然后低下头，默默走出人群，回到自家那座不知经历了多少朝代，已被风雨冲蚀得歪扭破旧的板装屋。众人当然没注意到六奶奶的来去，他们只对画家感兴趣，望望夫妻河两岸，又望望画家的画板，要看哪些地方像，哪些地方不像。

太阳西沉，余下满天红霞，把夫妻河两岸的乌龙过河和美女摊花，镀上一层辉煌。河面上，那波浪流光溢彩，煞是炫目。画